

# 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

——特等伤残军人徐嘉庆的励志人生

■本报记者 康子湛 宋子沟

1985年11月，徐嘉庆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5医院进一步治疗，不经意间收获了爱情。在医院为工友陪床的胶州姑娘江素凤爱上了这个可亲可敬、善良勇敢的战斗英雄。徐嘉庆从江素凤身上，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和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1987年，他们步入婚姻殿堂。结婚之初，部队给徐嘉庆在胶州市一个小区安排了一处60平方米的房子，市武装部、妇联、街道办事处赠送了他们床铺和几件家具，岳母缝了几床被子送来，加上他们买的锅碗瓢盆和一个蜂窝煤炉子，小家就这样“拼凑”起来。

妻子去上班，徐嘉庆的生活靠岳母照顾，可他们的日子仍过得艰难。但徐嘉庆从没向政府和部队提过任何额外要求。在他看来，张口要救济很丢人。

但日子还要过下去。有一天，徐嘉庆决定做出一些改变。

**“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可以用手触摸光明”**

1990年，徐嘉庆走进青岛盲人学校，学习中医推拿。25岁的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要从零开始学习盲文。但在战场上都没有趴下的徐嘉庆，绝不轻易认输。晚上同学们已经入睡，他还在练习，指尖都磨出了老茧。妻子带着女儿去看他，摸着他的手指，心痛得流泪，徐嘉庆却开玩笑说：“别担心，我能行，学习比在战场上打仗轻松多了！”

课余时间，徐嘉庆和同学们互相练习推拿，体会推拿手法；周末休息，他一遍遍摸读专业书籍，熟悉盲文……拿到青岛市中医执业资格证那天，他用手摸着上面凸出的文字，开心地笑了。

3年的盲校生活，改变了徐嘉庆的眼界和格局，他不再只想着为家庭减轻负担，还重新燃起了开创美好生活的希望。

“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可以用手触摸光明。”1993年，他完成学业回到胶州，开办了按摩保健所。

说是按摩保健所，其实就是一间杂货间，房间里堆满了杂物，中间留有一小块空地。“刚开始时一个月能有10个顾客就不错了，有时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一个客人。”徐嘉庆说，当时生活特别困难，冬天烧的煤他都不舍得让人送到家里，而是和妻子两人拉着板车去拉，只为了节省5块钱的运费。

“来来回回十几公里的路真是不好走，有一次下坡，老徐他看不见，在后面还使劲往前推，差点把我推倒。”回忆往事，徐嘉庆和妻子江素凤都笑了，在场的听众却哭了。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只有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微笑面对的勇者。1997年，徐嘉庆只身远赴深圳，参加深圳残联组织的推拿按摩培训进修班。此后，他的推拿手法和技巧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后来，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下，徐嘉庆的按摩保健所搬进了明亮宽敞的房屋，他的客人也逐渐多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十五、六个顾客。

**“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要懂得知足与感恩”**

按摩店的按摩床下，摆放着厚厚一大摞盲文书籍，没顾客的时候，徐嘉庆经常把书拿出来再学习一下，充充电。

多年来，他先后自学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等十几门课程。他还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吹起了口琴，学会了盲人读屏软件，可以使用微信、滴滴打车等进行正常社交。

“第一次看到徐嘉庆用微信，我十分惊讶。”经常来徐嘉庆店里聊天的市民韩先生回忆，那段时间他因为工作不顺十分烦心，无意中发现徐嘉庆正用微信和朋友聊得不亦乐乎，那一瞬间他感到了“生活的魅力”，一扫内心阴霾。

街坊邻居都说，徐嘉庆就像一个太阳，别看他眼睛看不到，心里敞亮着呢。无论遇到什么烦心事，和他交流交流，一准让你信心满满。靠近他的人，都会被他的阳光照亮。

渐渐地，来徐嘉庆店里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要懂得知足与感恩。”徐嘉庆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

“遇到师父前，真的感觉自己的人生一片灰暗。”盲人苑永梅告诉记者，在徐嘉庆的帮助下，她学会了盲文，学会了推拿，就连使用手机也是师父教会的。

采访中，记者发现徐嘉庆和苑永梅的手机是一个型号，手机里的软件也一模一样。“跟师父用一样的手机，上面的功能他捣鼓明白了，我也就跟着学会了！”苑永梅笑着解释。

徐嘉庆已连续多届当选胶州市盲人协会会长，先后教授了十几名盲人学习盲文，还帮助一些学习按摩的盲人去青岛进修。无论是地方政府组织的残疾人运动会，还是社会团体组织的爱心捐赠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徐嘉庆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大女儿徐楠回忆，小时候邻居老奶奶给她买了一根冰棍，恰好被父亲听到，回家就挨了一顿训。

“咱家虽然穷，但绝不能养成向别人伸手要东西的习惯。”正是在徐嘉庆的带动和熏陶下，自强不息、知足常乐已经融入这个家庭的家风里。2014年，徐嘉庆的家庭荣获“青岛市首届十大最美家庭”称号。

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半生，徐嘉庆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凡的英雄之路，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自立之路，也是一条追逐光明的自强之路。

## 最美退役军人



“绕了个圈”又回到了新疆

初见叶热托里肯·巴达义，他显得有些腼腆，回答问题常常要想很久，思考时嘴唇会在脸上抿出一道比同龄人更显坚毅的弧度。虽然离开军营快1年了，但谈起军营经历，他还是会激动地面色发红，深深的眼窝下，一双黑眼睛弯成了一对亮闪闪的小月牙。

2014年，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小伙子叶热托里肯·巴达义，来到北京化工大学就读。和同学相熟后，大家都管他叫“叶热”。两年后，叶热积极应征入伍，主动要求去艰苦地区。

“只是没想到，‘绕了个圈’我又回到了新疆。不过虽然都在新疆，白哈巴和我家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叶热服役的白哈巴哨所，坐落在祖国版图的雄鸡之尾，地处新疆阿尔泰山深处，被誉为“西北第一哨”，距离他的家乡昌吉有700公里。而从北京到哨所所在的哈巴河县，需要乘坐50个小时的火车，还要再转乘3个小时的班车。

白哈巴哨所的冬天长达8个月，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摄氏度。172公里的边防线上，有无人区，也有原始森林，叶热和战友们分段巡逻，一年至少巡逻80多次。他们走过需要翻雪山、过冰河的日常巡逻路，还经历过风雪中勇斗偷渡分子的“惊险一役”。

“为什么想去当兵？”记者问他。“我父亲特别喜欢军人，经常给我讲两位伯父从军的经历，我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办事利落、勇敢坚定的军人。”

“你觉得自己已经过两年的历练，变成这样的人了吗？”

“有一些变化吧，至少我的‘拖延症’没了。”叶热用手摸了摸头，有些不好意思。

**不想当汉语老师的翻译不是好战士**

白哈巴哨所旁的白哈巴村是个多民族村庄，地处偏远，村民接触汉语的机会很少，平日主要说哈萨克语。于是，连队里唯一一名哈萨克族战士叶热，就成了军民交流的重要纽带。

一次，叶热刚完成巡逻任务回来，就被坐在连队门口的一位老人扑了个满怀。这位老人家里的一位老妇人防止人畜被野兽伤害的警戒网，想向战士求助，却因语言不通说不明白，只能一边等叶热，一边干着急。叶热将情况上报，战士们很快帮老人找回了羊。

“这次是丢了羊，如果下次遇到更紧急的事怎么办？”叶热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当老师，为村民教授汉语。

这个想法得到了连队的支持，连队特别腾出一间屋子作为教室。随后，叶热将授课告示贴在村里，复印了小学语文课本作为教材，利用周一和周三的休息时间，从简单的日常对话开始教村民们学汉语。5个月后，“汉语班”就从寥寥数人变成32人，不少村民学习后都可以用汉语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有一次，上山吃草的4匹军马“不留神”跑到村民家里。村民看清马身上的标识后，立刻前往连队说清了这一情况，战士们很快把马儿领回了家。

因为当汉语老师，叶热的休息时间少了，但收获也不小。他与很多村民都成为好朋友，周末休息时会去他们家里聊聊天、喝喝茶。北京化工大学老师来哨所对叶热进行回访，叶热的“学生”特务列别克还热情地邀请叶热带老师们去他家里做客。

**普通大学生当了“普通”一兵**

去年9月，荣立三等功的叶热退伍返校。新的学期，新的同学，不少退伍返校大学生对返校后的全新环境会有短期“水土不服”——没有了早起的军号，没有了饭前的军歌，同学们聊起的是自己不熟悉的新鲜事……刚开始，叶热也觉得不适

三年前，哈萨克族小伙子叶热托里肯·巴达义从大学参军入伍，主动申请前往艰苦地区服役，并成为当地军民交流沟通的桥梁。退役回校后，他用部队的好作风影响着身边的同学，被评为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 白哈巴，他未曾「离开」

■中国国防报记者 徐雯

应，习惯了部队整洁的营房和规律的作息，大学宿舍里室友散乱的被褥和晚睡晚起的习惯，都让叶热觉得“哪里都不得劲儿”。但他没有为此与同学发生矛盾，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学。

“最初跟舍友不熟悉，不能一上来就要求他们和我一样早睡早起。他们喜欢打游戏，我就跟着他们一起玩。”叶热说，他和舍友们很快打成一片。与此同时，叶热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早起锻炼，准时睡觉，保持卫生。渐渐的，宿舍环境在叶热的带动下有了改观，还有人开始跟着他一起锻炼身体。后来，他们宿舍被学校武装部授予了“军人宿舍”光荣牌。

一日是军人，终生是军人。即使离开了军营回到大学，叶热也一直在戍守着自己心中的“白哈巴”。

今年5月，北京化工大学征兵工作启动，叶热成为征兵代言人，他身边的照片被印在学校征兵宣传页和展板上，他也会主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军营生活，并为有应征意愿的同学答疑解惑。

“你觉得自己两年的军旅生涯中，最值得拿出来讲一讲的是什么？”记者问他。

叶热低着头憋了半天，红着脸说：“其实我觉得自己没做什么，我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当了一个普通的兵。”

左上图：叶热骑马巡逻。  
下图：2018年2月，叶热巡逻至4号界碑处留影。  
李茂余摄  
本版制图：张锐



照片中，一个身材瘦弱但腰板挺直的中年人端坐在椅子上，双目紧闭，嘴角微微上扬，安详的笑容写满脸庞。他的身旁，正在和别人交谈的妻子，轻轻地牵着他的一只手。

“这个中年人名叫徐嘉庆，是一名特等伤残军人。”山东省胶州市阜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萍说，今年3月，胶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在开展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身为二等功臣、特等伤残军人的徐嘉庆，被胶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列为登记统计对象，给予特殊照顾。但徐嘉庆却主动来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让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您怎么来了呀？我们应该上门为您服务。”大家都围过来问他。“你们最近太忙了，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走近徐嘉庆，记者发现，这种自立自强，几乎是徐嘉庆人生的真实写照。

**“被炸伤的双眼是战场留给我的纪念”**

1983年，18岁的徐嘉庆参军入伍。“当兵是我的梦想。从小看电影，最崇拜的就是战斗英雄。”

1984年底，徐嘉庆所在部队接到任务将开赴前线，他被安排在后方养军马。“这可不行！我要上前线！”徐嘉庆找到了连长。

“不行，战斗班有班长，没你的位置。”

“那我就当战士！只要能上前线就行！”

1985年春节刚过，徐嘉庆如愿随部队到达边境前线。他所在的班负责一段“C”形山脊的防御。对面是两山之间的山坳，树多，坡缓，便于攀爬，所以每天夜里都会有敌人试图从这里突破，战斗天天都会发生。

1985年6月20日，雨夜。正在哨位执勤的徐嘉庆，突然听到异响：敌人摸

上来了。他立即开枪射击，冲锋枪打完了好几排弹夹。激战正酣，突然一道闪电划过。

“不好，暴露了！”徐嘉庆还没来得及及转移位置，一枚手雷就伴着雷声在他左前方几步爆炸了。

“当时只感觉脸上、眼睛往下流热乎乎的东西，胳膊、腿也麻木了，不听使唤。”因为之前在战斗中也曾负过伤，而且在长时间隐蔽防御中手脚发麻是常有的情况，所以徐嘉庆没有撤离，仍然摸黑用一只手换子弹，另一只手迅速向手雷投来的方向扫射一遍，直到对面没了声音，他才爬下哨位……

再次醒来，他的眼前一片漆黑，浑身缠满纱布。他从护士口中得知，自己双眼被弹片击伤，左臂桡神经被炸断，双腿亦有多枚弹片。

25岁的花样年华，徐嘉庆的世界却变成了一片黑暗。

“开始我很痛苦，不过后来我想通了，被炸伤的双眼是战场留给我的纪念。”坚强乐观的徐嘉庆没有被伤痛击倒。

一位痴迷于收集红色藏品的老兵心声——

##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马慧鑫

藏品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岁月故事。在山西省孝义市驿马乡李家窑村，有一位退伍老兵李恩远，一直将铭记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作为自己的使命，30多年来共收藏了数万件红色藏品，在他开办的展览馆中，红军用过的冲锋号、军用电报以及抗战画册、像章等一件件红色藏品布满沧桑，也写满荣光。

李恩远当年入伍时部队驻扎在唐山，正值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军民团结、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带给他很深的触动，也让他对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传承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那时很多战士都喜欢集邮，李恩远就从集邮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收藏路。退伍返乡后，他找到一份对外联系跑业务的工作，走南闯北，给了他接触更多红色藏品的机会。他每到一地方都会找时间走街串巷，逛旧货市场，进文物街道，不断丰富自

己的红色藏品内容。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在李恩远看来，红色藏品就是可以触摸的红色历史，可以让年轻一代更全面地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他经常自费带着红色藏品走进学校，走进部队，走进社区，宣讲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弘扬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精神，“为强我国防尽一名老兵的义务。”



上图：李恩远和妻子一起整理展馆的红色藏品。  
左图：李恩远走进校园，为学生讲述革命故事。

马慧鑫摄